

完整修訂版

老猪◎作品

ZICHUAN

重塑《紫川》经典颠峰，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这不是奇幻，这是可歌可泣的战争诗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榮川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紫川 / 老猪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399-3268-2

I. 紫…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427 号

书 名 紫川 (全五册)

作 者 老 猪

责任编辑 胡小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万字

印 张 133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68-2

定 价 150.00 元 (全五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四部 帝都赞歌

紫川

第四十七章 ·001·

帝都神话

第四十八章 ·026·

白川之行

第四十九章 ·052·

蒙族协议

第五十章 ·072·

女中豪杰

第五十一章 ·102·

神兵天降

第五十二章 ·132·

力复失地

第五十三章 ·162·

一诺千金

第五十四章 ·188·

剑拔弩张

第五十五章 ·214·

无敌之师

第五十六章 ·238·

魔皇神威

第五十七章 ·267·

人类欢歌

第五十八章 ·296·

远征统领

第五十九章 ·327·

神秘袭击

第六十章 ·357·

蒙汗其人

第六十一章 ·383·

战地情人

第六十二章 ·408·

悚人惊变

帝都神话. 第四十七章

帝都东、南两道城门全被魔族军占据了，从洞开的城门处，魔族步兵正在滚涌而入。在某些街区，守军还在做顽强的抵抗，乒乒乓乓的交战声还在不断传来，前哨迅速赶回来报告：

“启禀大人，人类守军正向城市的西边撤退！他们在城市中央的几个重要据点和街道上组织了街垒和沙袋，挖掘了壕沟和阵地，抵抗得非常激烈，看来要与我们打巷战了！”

“巷战吗？”听闻前哨的禀报，将军们无不莞尔。叶尔马笑了：“人类若是据守城墙，那我们还有点难办。可这群兔崽子居然要跟我们打巷战，哈哈！”

“哈哈！”将军们附和着大笑：“神族近战无敌，弓箭武器在巷战中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他们死定了！”

“连夜作战扫荡残敌，不惜代价，今晚就要将帝都拿下！”

虽然攻城作战很疲倦了，但是胜利令魔族精神抖擞，大军倾巢而出，一队又一队的魔族兵顺着帝都的各条道路小跑而去，火把的长龙布满了帝都的大街，轰然脚步声回荡在空荡荡的长街上，通红的火把照得魔族兵丑陋的脸格外狰狞。

昔日平和的帝都城內，此刻已经是沟渠遍地、壕沟处处。城市的各处街道上，由沙包、碎石和木材垒起来的阵地星罗棋布，人类的军队在阵地后严阵以待。弓箭手藏身于屋顶上，不断地对着进攻的魔族军射击，不断地有魔族兵中箭倒地，但魔族兵轰然不顾，只是一个劲地强攻猛打。他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绿色的狂潮淹没了又一个又一个阵地。但人类的阵地层层叠叠，一层又一层。每当他们拿下一个阵地，眼前又出现了新的街垒阵地，纵深工事仿佛无穷无尽，让进攻的魔族兵大感

头疼。

面对这种局面，云浅雪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也发了狠心：“无论人类有多少层防御，神族都可一一击破！”他调兵遣将，一个劲地往前线加派兵马，挥军猛攻，力求以兵力优势压倒人类的地利。

城市阵地巷战不同攻城战，攻守双方往往只是隔着一条街，冲锋距离太短，弓箭武器发挥不了作用，人类士兵和魔族投入了近身肉搏。帝都的各处街道上，人类与入侵的敌寇进行着英勇的抗争，从中央大街一直到中心花园，昔日宁静祥和的帝都城，已成了惨烈厮杀的战场。

与入侵者做殊死抵抗的，不但有正规军的军人、宪兵，也有武装起来的帝都平民。男女老幼，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头发斑白的老人，只要有一口气在的，此刻统统拿起了武器，抗击闯入家门的强盗和匪帮。男子操刀持枪，挺身在最前线，女人和老人充当了预备队和救护队，不断地将伤员运送向后方。与正规军整齐的军容相比，市民的服饰斑斑驳驳，武器简陋，只经受了简单的训练，但他们高昂的斗志却不逊色于任何人。抛弃了最初的软弱和恐惧，市民们与正规军并肩作战，和魔族军刀对刀、枪对枪地厮杀不停。他们人数众多，魔族兵对他们最是头疼，当他们把正面作战的敌人劈倒了，还没来得及从尸体上拔出刀子，又有另一个扑过来狠狠地抱住你令你动弹不得，有人用石头铁铲狠砸你脑袋，完全是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

云浅雪视察夺下来的阵地，看到横尸遍野，街垒阵地上层层叠叠堆满了尸体，血水都浸过了脚腕。更令得他震撼的是，战死者中几乎有一半都是平民，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

云浅雪不禁心底发寒，他一直最为恐惧的人类全民抗战终于在眼前发生了：“连孩子和妇女都拿起武器抵抗我们了，人类确实已下了死战之心！”

虽然有种种障碍，前进速度缓慢，但魔族军力上的优势不可动摇。冒着满天飞舞的箭矢和瓦石碎片，魔族大军如同一道不可阻拦的铁流，缓慢地在帝都城內流动，冲垮一切阻碍，粉碎一切抵抗。快马不断从前线奔来报告最新进展：“报告，十五团已拿下中央大街！”

“报告，三十三团已冲入帝都广场！抵抗的人类正规军已被歼灭，虽然还有一群武装市民与我们在缠斗，但消灭他们不成问题！”

“启禀羽林大人，十七团已攻下紫川家总长府，驻守的禁卫军全部被歼灭，我军正在搜索总长府的地道与密室！”

“启禀将军，我部已经拿下了紫川家的军务处和元老会，守军全部被歼！”

听闻捷报频传，神族大军进展顺利，叶尔马以下结论的口吻说：“总长府和元老会都被拿下了，紫川家完蛋了！”

此时，云浅雪已经在起草给神皇的奏章了：“六月十六日晚，我军攻入敌人首都帝都，夺取了紫川家总长府、统领处、军务处和元老会等重要据点。虽然未能全歼守军，但一切进展顺利，胜利指日可待。”

“一切进展顺利，宁殿下。”与云浅雪相隔不过三个街区，在一处壕沟阵地后，帝林对紫川宁说了同样的话。

魔族军攻到了附近的街区，交战厮杀声不断地传来，声音越来越大，显示魔族军攻得越来越近了。黑暗的街道上，火把闪烁晃动，一队又一队士兵正小跑着向战场开拔增援，士兵中夹杂着大批操刀持枪的武装平民。

与士兵们的去向相反，伤员潮水般从前线被抬了下来。浓重的血腥和难以言述的臭味扑鼻而来，洁白的纱布被污血染红，满脸痛苦的士兵在呻吟，不住地传来濒临死亡的惨叫！

看到惨烈的战争场面，紫川宁脸色惨白，这与少女想象中英俊骑士叼着红玫瑰披坚执锐的浪漫场面实在差得太远了。死亡、毁灭、痛苦、呻吟，这才是真正的战争。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和留守帝都的监国皇储，亲临前敌、鼓舞士气，那是她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在不被注意的时候，她已经偷偷呕吐了几次，一直呕到只能吐清水。

背后有人轻轻拍着她的背，递来一块干净的手绢。

紫川宁转过身来，看到帝林就在身后。她接过硬手绢擦擦惨白的脸，苦笑：“谢谢，监察长大人。看来我是历任中央军统领中最无能的一位了，居然晕血。”

“已经很了不起了，殿下。您第一次上战场，已经比我预料得要好多了。”帝林平静地说，白皙的脸镇定自若。那凄惨的景象对他毫无影响，他像是看风景般无动于衷地看着战场。

紫川宁微微蹙眉，冰凉的软甲让她很不习惯。她拨了拨露出头盔外额前的秀发，疑惑地问：“监察长大人，你的计划，该发动了吧？”

帝林平静地说：“再等一下。”

“将士们伤亡很大，他们顶不住了。”

“再等一下。”

“再这样下去防线会被突破的！”

“我知道。”帝林的语调始终不紧不慢，“但他们必须顶住。魔族军主力还没全部进城，我们必须逐步抵抗，将他们全部吸引进纵深。”

紫川宁疑惑地问：“万一，魔族军始终只是派出先锋军入城攻打我们，大军始终在城外按兵不动呢？”

“所以，我们必须抵抗得更坚决更激烈，让魔族不得不动用城外的军队。”

紫川宁黯然，更坚决更激烈？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士兵和平民要为此任务而牺牲。她低声说：“原来，你也没有把握啊！”

帝林笑了：“战争本来就是一场巨大的冒险，谁能有十全的把握？不赌这么一把，帝都迟早要被云浅雪拿下的，赌了，我们倒还有一线生机。”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殿下，能做的我们全做了。战争除了双方实力对比和战略外，胜负往往取决于

偶然因素。现在,就看看天意到底属谁了!”

帝林笑了,笑容里说不出的骄傲:“我自信,天不亡我帝林!”

巷战持续到午夜两点。

虽然夺取了重要的据点,但魔族部队也同样伤亡不轻,他们的疲劳也达到了极限。与守军不同的是,魔族拥有庞大的军力,可以轮番作战。前敌总指挥云浅雪下令前锋的羽林军、第四军、第六军和第十二军停止进攻,换上城外的塞内亚族第三军、第十一军。

十二军的七十一团从前线撤下来,途经中央大街,他们饶有兴趣地参观着这座繁华的人类城市。这才注意到,这是座多么美丽的城市啊!

华美绝伦的建筑,惟妙惟肖的雕塑,宽敞平坦的大道,即使巷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也无损这座城市的美丽,来自蛮荒的魔族兵一个个赞不绝口,再看到洞开的店铺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出身贫穷的魔族士兵兴奋得满脸通红,他们何时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一个魔族兵不顾纪律猛然从队列里跑出来,冲进一家黄金饰品店。在同僚们目瞪口呆的时候,他已经抱着大包小包的金银首饰出来了。带队的军官正想拿鞭子抽他一顿呢,看到那满捧的金银,那耀眼的珠光宝气,也直了眼:“天哪!在国内,只有皇公贵族才配有这样的宝贝呢!”

魔族兵讨好地说:“长官,里面还有很多呢!我拿不动了!”

激动地望着这堆珠宝,魔族兵的喉结在急速地抽动着。大家互相望着,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贪婪。一声欢呼,整齐的队列顷刻崩溃,士兵们争先恐后地冲入了黄金饰店中,而带队的白披风冲在最前面。紧接着就传来了玻璃被砸碎、翻箱倒柜的声音。

正在这时候,同样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七十二团兵马过来了。看到这副情形,士兵们急得连声叫嚷:“长官,长官!他们把好东西都抢光了,怎么办啊?”

眼看街道给糟蹋得一片狼藉,七十二团团队长当机立断地下了决定:“全部解散!回来时记得把十分之一的战利品上缴给我!”

“嗷嗷嗷!”魔族兵欢呼着,像撒了群的狼,怪叫着扑了出去,撬门砸窗,什么银行、仓库、民居,魔族兵一视同仁,冲进去就翻箱倒柜大肆洗劫。

“住手!”一个威严的声音震了魔族兵卒,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一个魔族皇族走了过来。看到他,抢劫的魔族吓得直哆嗦:来人是十二军团的军团长,蒙族族长蒙汗!

看到被劫后满目疮痍的惨景,蒙汗义愤填膺:“你们还算是王国的军人吗?团队长哪里去了?滚出来见我!”

两个白披风战战兢兢地出来向蒙汗敬礼,吓得要死:“大人,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已完成作战任务了,弟兄们想……想……想发点小财……”

参与掠夺的魔族兵纷纷把抢来的金银珠宝交到了蒙汗面前，无数的珍宝堆成了一人高的小山，珠光宝气闪耀人眼，看到的魔族兵无不屏住了呼吸。

蒙汗瞪大了眼睛：“敢情，你们把半个帝都的财宝都抢来了？”看到这么多的珠宝，他的声音也没了刚才的严厉，变得和蔼起来。

“大人，还差得远呢！我们不过搜了这半条街！帝都的人类真富裕啊，以前我们攻占的那些小城小镇完全不能比的！”

“这样啊！”蒙汗摸着自己下巴的山羊胡子，眼珠咕噜咕噜转，像是在琢磨着什么。

两个白披风吓得战战兢兢：“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们不敢再抢了！”

“为什么不抢？”蒙汗猛然下定了决心，“给我放手抢！趁其他部队还没有想到，你们赶紧动手，把值钱的东西给我统统拿来！”

参谋们大惊失色：“爵爷，这样不好吧？军纪很严的！”

“帝都城是我们蒙族的战士流血流汗打下来的，陛下答应说谁拿下帝都，谁就得一省封赏，不是吗？现在我们只是提前给弟兄们一点儿慰劳，这有什么不对？”

蒙汗瞪着小眼睛左右瞪视，军官们想想，是啊，历来神族军战胜后都是要屠城和掠夺劳军的，现在打败人类不过时间问题，士兵们不过提前得到慰劳罢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好像哪里又不是很对……

没等他们想清楚，旁听的魔族兵们已经轰然叫好了：“爵爷英明！爵爷英明！”他们刚刚得了甜头，虽然被迫交出去，但还是很情愿的。眼看蒙汗有意放纵，大家一个劲地叫好。

七十一团队的白披风献媚说：“爵爷，您放心！搜到的东西，我们定然按照十一率上缴！”

“什么十一率？”蒙汗凶狠地瞪了他一眼，“是按照半数比率！搜来的战利品，你们上缴一半，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的了！”

虽然一半的上缴比率是重了点，但想想帝都城的富饶，即使只有一半战利品能留下也足够使自己变成大富翁了。魔族兵们激动地吼叫：“爵爷万岁！”

“孩儿们，动手干吧，解散！”

魔族兵轰的一声散开了，窜入了帝都的大街小巷，紧接着就传来了撞门敲锁、翻箱倒柜的声音。想着即将到手的巨大财富，蒙汗满意地摸着自己的山羊胡子。忽然，他想到了什么，问参谋：“我们还有多少部队在城外？”

“启禀大人，十二军进城的部队只有三分之一，还有二十个团驻在城外的大营中。”

“叫他们统统进城吧，帝都很大，我们人手不够。另外，给十三军的弟兄们也打个招呼，他们也是我们蒙族的子弟，也该得点好处。”

“是，爵爷！”

传令兵正要去传令，蒙汗叫住他：“通知入城的部队，每人多带几个麻袋！”

听闻十二、十三军大批兵马进城的消息，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云浅雪还大惑不解：“自己并没有调动他们啊？难道魔族这么积极求战？”但旋即，传来了十二、十三军魔族士兵大肆掠夺的消息，云浅雪这才恍然大悟：“这个老狐狸！打的是这个主意！”

前线鏖战正紧，云浅雪脱不开身，他派传令兵去找蒙汗，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责令他约束军队，停止掠夺。但蒙汗机灵得很，下了命令后就躲了起来，云浅雪的传令兵找不到他。

他打的是这个主意：“只要熬过今晚，大批财宝就到手了。那时候既成事实了，到手的钱财是绝不会吐出来的，顶多挨云浅雪训一顿罢了！”

眼见蒙汗如此大发其财，其他的军团长如何甘心呢？第四军的亚哥米立即下令：“城外部队都给我进来，看到值钱的就抢，不能让蒙汗老小子把好东西都给吞了！”他也学蒙汗，躲起来不见云浅雪。

其他军团长们眼见如此，当然也不会客气。看到蒙汗和亚哥米的部下收获巨大，第三军将士都鼓噪起来，强烈要求叶尔马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叶尔马想想，同意了。反正前线还有羽林军和第六军呢，收拾那些废物败兵，云浅雪和温克拉就足以解决了。比起跟人类拼命，还是金银财宝更有诱惑力。

听闻消息，云浅雪这才觉得事情有点不妙。他亲自去找叶尔马，叶尔马没有躲，他大发雷霆，嗓门比云浅雪还要大：“蒙汗和亚哥米干得，第三军就干不得吗？云，你是我们塞内亚族指挥官，不去拦阻蒙族和亚昆族，反倒来妨碍自己族人发财，你到底站在哪边的？”

“对，羽林大人，你到底站在哪边的！”第三军的将领们一个劲地帮腔，云浅雪一条嗓子斗不过十几条嗓子，大家正在吵得热火朝天，坏消息传来了——第六军和第十一军也跟着进城，加入了掠夺的行列。

云浅雪绝望了：没用了，什么也拦不住他们！他彻底放弃了整顿纪律的努力。

进城部队放弃了追击溃败人类守军的任务，转到大肆掠夺财物的机会上了。因为相信守军已无力反攻，军团长们并没有制止部下的掠夺行径，反倒，他们在极力鼓励这么干！

传令兵频频从城内奔出城外，各路军团传达着同一个命令：“快进城抢吧！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迟了就没有了！”魔族大军潮水般涌进，争先恐后得险些挤破了帝都的城门。

如果往日，此种情形在纪律森严的魔族军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但今晚刚刚拿下了敌人的首都，大获全胜，魔族军从上到下都洋溢着亢奋的狂喜，纪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松懈。而且攻城略地以后要掠夺屠城慰劳军队，这也是魔族军的惯例。

本来是贫苦寒碜的民族，首次得以占领如此丰饶富裕的城市，财物挑起了他们的胃口，眼看无尽的财富就在眼前，魔族兵的贪婪已经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了！纪律也好，军官的尊严也好，军人的荣誉也罢，什么都抑制不住魔族的贪婪欲望，甚至

就连羽林军中也有若干团队加入了抢夺的行列。

帝都街头一片狼藉，火把满街地晃动，声音嘈杂，人头攒动，到处都是背着大小包袱急急忙忙来回跑动的魔族士兵，夜空中不时传来“哗哗、咚咚”的砸门声，那是魔族官兵在马不停蹄地砸着一家又一家店铺。从南区的商业区一直到东区的民房，从繁华宽敞的中央大街一直到那些不知名的小街小巷，到处都是背着包袱的魔族兵上蹿下跳的身影。

纪律、尊严、荣誉，上下阶层的秩序，此刻统统荡然无存。为了争夺一条珠链，士兵竟敢跟军官大打出手；当发现一家大型仓库时，为争得所有权，第四军和十二军两个团队竟然不惜拔刀相向，数百魔族兵加入了械斗，十几人被杀，而本该制止这场械斗的带队长官们竟在旁边大声鼓劲：“打、打、打！加油，打死他们就全是我们的！”

到后半夜，商店全被砸光了，民房也被抢光了，在魔族占领的东南城区，所有的商店、民房、仓库、政府机构和银行统统被抢夺一空，后进城的魔族兵两手空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扛着大包小包的同僚们趾高气扬地走过，嫉妒和贪婪的火焰烧得他们眼睛通红。

忽然，有人大喊：“弟兄们，我们流血流汗打下来的城市，倒是便宜了这群混蛋。”

压抑的愤怒爆发了，人群猛扑而上，将那几个满载而归的同僚一顿痛揍。然后，为了抢夺他们的包袱，抢劫者内部又爆发了激烈的争斗，拳打脚踢。

有个勇敢的魔族军官亮出身份企图制止混乱：“给我住手！我是白披风！（团队长）”但回应他的，是一顿重拳和脚踢，团队长被打得嗷嗷惨叫，贪婪的狂热已经熏坏了魔族兵的理智，此时哪怕魔神皇到他们也照打不误。

混乱的场面越发加剧，在大街小巷，在空地，在民房，在学校，在宾馆，到处传来交战和叱骂声，到处传来吼叫和谩骂，一片刀光剑影，不过这已不是魔族与人类的战争，这是魔族内部的混战。身穿同样服饰的魔族士兵拔刀相向，自相残杀。面对红了眼的抢劫者，没有魔族肯放手，刚刚富裕起来的魔族兵宁愿丧命也要保财。

抢劫行为迅速蔓延、升级，从在黑暗小巷里抢劫零星的落单同僚开始，最后，甚至在人来人往的大道上，成群结队的魔族兵把身上的标志去掉了，公然袭击另一队人马。而面对这种骇人听闻的败坏军纪行径，满街过路的魔族官兵竟无人制止。

“五十七团在××大街发生械斗！”

“三十三团在民居遭到袭击，袭击者是神族的官兵。”

“禀报大人，不好了！蒙汗的人跟我们打起来了！求大人快带兵马去支援我们！”

纪律的崩溃是有传染性的，混乱的风潮迅速蔓延到了魔族全军，听闻后方在大肆掠夺，连前线的军队都出现了动摇。官兵们强烈要求暂缓进攻，否则他们将拒绝作战。若干个团队甚至不等命令就自动从前线撤下去了。

云浅雪焦头烂额，指挥系统瘫痪，混乱和无秩序就像一个可怕的旋涡，把越来越多的部队卷进去。他奔走于各处，安顿了这处，那里又出了漏子。士兵们无心作战，

只想回去致富。云浅雪叫苦连天，他虽然得到神皇信任得以统率全军，但是对那些老资格的将军如叶尔马之流来说，自己还是太嫩了，更不用说蒙汗、蒙帝、亚哥米等非塞内亚族的部队。平时打仗时大家还可以勉强听命守纪，现在松懈下来，各路军团长无不各行其是，压根没把自己放眼里。

他只有暗暗庆幸：“幸好，人类无力反攻，否则我们就很麻烦了。”

侦察兵报告，城东的魔族出现大规模骚乱，主力部队争先恐后地入城，这个消息令得人类指挥部大大松了口气。

紫川宁不禁感叹，真是老天爱恶魔，冥冥之中，像是有超乎自然的力量在暗暗庇护帝林，他的运势强得惊人，无往而不利。

“出击部队都已集合完毕？”

“启禀大人，突击骑兵已全员集合。”

“船只准备好了吗？”

“战船总共二百一十二艘，运输船四百五十二艘，已全部在西岸码头待命。多伦水军报告，舰队随时可以出发。”

“敢死队是否已到达指定要害地点？埋伏的燃料和木材被魔族发现了吗？”

“敢死队已全员到位。至于埋伏，有些被魔族兵发现了，但他们好像并不在意。”帝林笑了，他对目前情况深表满意。

“云浅雪今晚的表现大失水准，只能说是天夺其魂。既然一切都到位了，那就开始吧！”

“是！”军官们立正敬礼：“我军必胜！”

“等下！”紫川宁脱口喊出，她疑惑地望着帝林和众军官，“监察长大人，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帝林诧异：“下官什么地方疏忽了吗？请宁殿下指点。”

“我们还有很多士兵和平民在前线与魔族缠斗，不把他们撤下来，大火一起，他们的退路会被切断的。”

“哦，殿下提醒得很是。”帝林恍然大悟，他笑笑，“下官明白，下官知道该怎么办。殿下您指挥战斗已经很辛苦了，请早点歇息，等着好消息传来就是了！”

他鞠躬，跟在他后面，彪悍的军人一个接一个对着紫川宁行礼告辞。他们正要出去，紫川宁突然出声说：“请让我为出征将士送行吧！”

帝林愣住了，他转过身来望望紫川宁，只说了一个字：“好！”

出征部队汇集在帝都西城门外的空地上，上万黑衣骑兵肃立在夜幕中列成一个巨大的方阵，寂静无声。城头上遍布火把，照得红光火亮的一片，突击部队已集合完毕，正等待出击命令。

只听一声清亮的号声：“紫川宁殿下到！下马致敬！”

“哗啦”一声响，上万骑兵同时跨腿、下鞍、立正、马刀点地致敬，步调一致，整齐

得如一个人，上万把马刀点地只有一声：“叮！”

帝林和紫川宁联袂出现在城楼上，帝林清亮的嗓音传遍全军：“监察厅的战士们！皇储宁殿下亲自过来看望大家，这是我部的无上光荣！现在，宁殿下要给诸位勇士壮行，肃静！”

“啪”的一声，骑兵们齐齐用力立正并脚。走下城楼，紫川宁缓步走入了队列中，一个一个地望过众人，看到眼前那一张张充满朝气和青春活力的面孔，那一双双激情的热烈眼神，战马雄健，马刀雪亮，空气中充满了火一般的激情和杀气，人人眼神中闪烁着慷慨赴死的斗志。战士们整装待发，即将给予入侵者致命一击。

紫川宁高高举起了装满酒的海碗：“紫川家的好男儿们，国家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了！只恨我生为女儿身，不能与诸君并肩厮杀沙场！以此酒，谨贺诸君斩下魔族头颅，得胜归来！”

昂起头，她将满碗烈酒一口喝下，只觉得一股火辣辣的热流顺着喉管流入胃中，顿时浑身发烫。平时滴酒不沾的紫川宁一个踉跄，但她马上站稳了，漂亮地将碗底一亮。

兵众中响起嗡嗡的轻声赞扬，谁也看不出，这个娇滴滴的千金小姐有如此豪气。
“倒壮行酒！”

各列队长出列，提起准备好的酒瓮给队员们满斟上烈酒。一个老兵出列，一口气喝完海碗中的酒，用力把酒碗摔了个粉碎。他对着紫川宁拱手致意：“宁殿下，我们都是粗鲁的厮杀汉，漂亮的话不会说。谢谢您来看望我们这些大老粗，您来看我们，我们感觉没白活！殿下，我邓老五先走一步了！”

上万人同时痛饮，只听清脆的“噼里啪啦”声响个不停，战士们纷纷把酒碗摔个粉碎。士兵们豪气陡生，低沉的吼声如雷：“殿下，我们先走一步了！”

这是走向死亡者对生者的致意，这是死者对生者的祝福！

被这气氛感染，紫川宁心情激荡，泪水盈眶。恰在此时，夜幕中一道亮光晃过天幕，清脆的礼炮声远远传出“乒”一声响，耀眼的礼花灿烂夺目，炸亮了帝都的夜空，出击的人马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反攻已经开始了！

“全军上马，出发！”

铁骑铿锵，队伍沿着护城的瓦涅河向码头方向进发，那里，多伦湖的水军已经整装待发。黑色的紫川飞鹰即将腾空跃起，羽翼张开，爪牙锋利，将给侵略者以残酷的报复！

怔怔地伫立在西城门口，望着大军消失在深沉的夜幕中，国家存亡，在此一搏。大好男儿出击，鏖战之下，不知几人能活着归来？

怔怔望着那夜空中绽放、消逝的礼花，紫川宁忽然起了一个念头：“无数生命，将如烟花一般消逝。”她只能暗暗祈求上天保佑，保佑紫川家的战士能平安归来。

当人类守军在帝都巷战中逐战逐退的时候,却有一批人类沿着相反的方向运动。通过帝都的下水道,黑衣的敢死队悄无声息地从城西潜入了魔族军队的背后。敢死队员们分成数百个小组,借着夜色的掩护到达了事先布置的要害位置,仿佛蒲公英在散布种子一般,他们遍布全城隐蔽起来。而此时,魔族正处于抢劫的混乱中,没有注意到有一小股人类军队已潜伏在自己背后。

午夜三点,灿烂的礼花在空中绽放,约定的信号来了!敢死队员们迅速行动,把火把扔到了预先浇上火油的柴堆上,用火箭射上铺有稻草的屋顶,把燃烧瓶丢进了木头做的房子里。在城东地区,人类在各处早已准备了大量的燃料和易燃品,放火非常容易。上千人同时点火,火头在大街、小巷、民房、店铺、学校、政府机构、饭店、宾馆各处纷纷燃起。

瘫痪的魔族军队正忙于掠夺,没能及时制止纵火行动。因为占领的时间太短,他们还没有产生城市主人的自觉,没有灭火的打算。在这种事不关己的漠视下,大火失去了扑灭的良机,火势肆无忌惮地四处蔓延,熊熊烈焰吞噬了一个又一个街区,无数的火柱冲天而起。着火的空间越来越宽广,火焰如同风暴般席卷城市,如洪水般在城市中泛滥,淹没了房屋、高楼,街道,被火烧着的房屋一栋接一栋地倒塌,轰隆声不断,魔族的鼎沸声都掩埋不了火焰的吼声和嘶鸣。

这时,魔族兵才惊骇地发现,起火的不是一个、两个房子,一个、两个街道,而是整个帝都城!他们开始惊惶失措:“不好了!城市着火了!”

“有人在故意纵火!快跑!”

成千上万的魔族兵从掠夺的街区冲出来,他们要从东、南两个城门出城,但已经太晚了。烈火自东区开始封锁了街道,火焰噼里啪啦的咆哮声震耳欲聋。火苗直冲天宇,从烟雾和火海的那边,传来了怕人的热气,火势未到,浓烟已至。

到处都是浓烟,仿佛云海紧紧笼罩着帝都,城市、街道、房屋、高楼,全部在浓烟中消失了。在这片烟海中,不熟环境的魔族兵找不到出去的道路。在恐怖、慌乱和狼狈之中,魔族兵慌乱起来,有人号啕大哭,有人歇斯底里地吼叫,远近都传出了凄惨的求救声:“救命啊!弟兄们,我们被火包围了!”

“弟兄们,谁救我们,我们就把抢来的宝贝全部给他啊!”

但这是生死关头,黄金也好,玉石也好,比起性命来都无关紧要了。大家都在慌慌张张地逃生,谁有空隙理会他们。很多街道被堵死了,有些是人类故意的,有些却是魔族兵自己把货物随意丢弃在路上堵死了后来人逃生的道路。

起火的时候,云浅雪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当听到后方传来凄惨的呼声,看到那冲天的火光时,火势已大到无法扑灭的地步了,云浅雪预感大事不好。

“报告羽林大人,帝都城突然着火了!”

“为何火势起得如此突然?没有人灭火吗?”

“大人,这火很奇怪,水都浇不灭,有人给准备了木材和火油,火势凶猛得很!”

云浅雪明白过来,他怒骂:“圈套,这定是帝林的圈套,他想一把火烧掉我的

大军!”

将领们惊惶：“羽林大人，各路军团都在忙着撤退，我们也赶紧撤吧，不然被火势包围就惨了!”

“不!”云浅雪决然说，“我军继续进攻!”

“大人，你疯了吗？大火都要烧过来了!”

“诸位，你们想想！现在几十万兵马都在逃跑出城，我们是挤不出去的!”云浅雪星目圆睁，“至死地而后生，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垮当前的人类守军，冲到人类的那边去！人类总不能在自己的阵地上也放火吧?”

将领们才明白过来：“将军英明!”

命令迅速传达下去，魔族士兵被告知：“如果冲不垮人类的防线，大家就统统被烧成焦炭了!”生死攸关，又疲又饿的魔族士兵重新振奋了精神，奋发了斗志。

云浅雪猛然拔剑：“冲啊，打垮人类，夺得一条生路!”

“冲啊!”魔族全军鼓噪，沿着街道，猛攻向前。求生的疯狂侵蚀了他们，在身后驱赶他们的，不是军令，而是熊熊的烈火，这比任何鼓动都有效!

成千上万的魔族兵狂冲而上，迎着人类的箭雨一往无前。那简直是疯狂的进攻，他们什么都不在乎了，有人跌倒，立即被同伴踩成了肉泥，魔族兵的尸首填平了人类的壕沟和陷阱，后来者踩着那血泥前进，人马的狂流甚至将人类的街垒给冲垮了，魔族兵从缺口处源源拥入，迎着守军的刀剑长枪猛扑。

被魔族这股突然奋发的暴戾之气而震慑，人类守军招架不住了。魔族就如一阵旋风般扫过人类的阵地，乒乒乓乓的刀剑声中，瞬息之间，数百守军被斩成了肉酱!

云浅雪正想下令乘胜追击，忽然前方的人类阵地响起了一阵惊叫，在人类阵地的后方，亮起了冲天的红光。人类阵地大哗，人类士兵跳出了战壕，四处胡乱奔走，惊呼四起：“着火了！着火了!”

“我们被抛弃了!”

在魔族军面前，到处都是惊惶失措、胡乱奔走的军人和市民，很多人已经陷在火海中发出了非人的惨叫，浑身火球的人类士兵踉踉跄跄地在地上打滚，有人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和哀号：“为什么？为什么？”有人为了躲避火海，甚至向着魔族军的这边跑来。

云浅雪彻底绝望了：“帝林，你真狠！你连自家人都不放过!”面对这样残酷冷血到极点的对手，他泛起失败的无力感：“最终还是输给他了!”

敌人崩溃了，但战斗已毫无意义，再拖延，两路大火合围，军队就要被烧成焦炭了。云浅雪转身对着身后的将领们说：“前面没有路了，我们唯有回头从东、南两个城门出去！弟兄们，我云浅雪对不起你们，大家自个逃生去吧!”

烈火拥抱着整个城市，大批的魔族兵从东、南两个城门夺路而逃。兵群仿佛河流一般在城市中流淌，为了夺得一条求生道路，丧失纪律的魔族兵不惜拔刀相向，互相砍杀、践踏。

魔族兵凄惨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官兵互相践踏,成堆成堆的尸体堵塞着道路,浓烟滚滚,烈火炎炎,逃命的魔族兵在一片惨叫、呻吟、吆喝和房屋倒塌的轰鸣声中踩着同伴的尸首狂奔,为了逃得利索点,抢夺来的金银财宝丢弃得满街都是。名贵的珠花、钻石和金银首饰像是泥沙一般混着魔族兵的血肉被人践踏,根本没人去拣,在生死关头,财宝算得了什么?

到处都有人在凄惨地呼救,很多进城的魔族部队都迷失在那熊熊的烈火中了。成群结队的魔族兵向着同一个方向逃跑,但他们面前会出乎意料地碰到一面新起来的火墙,于是就整队整队地被烧死,成百上千魔族兵被烧得只剩一团黑漆漆的炭块。后来人类在清理战场时,光是从帝都大体育馆就清出了数千具魔族兵的尸首,他们都是被浓烟窒息死的。更凄惨的是那些躲藏在地窖或者地下室里的魔族官兵,他们将面临被烈火活生生烤死的命运。

在卫兵们拼死护卫下,云浅雪总算杀开一条血路逃出了帝都。城外的空地上,已经聚集大群惊魂未定的魔族官兵,他们都是和云浅雪一样,幸运地从那火海地狱里逃脱出来的。

望向帝都城內冲天的火头,听到火海中传来的惨叫和哀号,魔族官兵毛骨悚然。

云浅雪失魂落魄:“怎么会是这样!我不是在做噩梦吧?”

他不知道,噩梦还远未到清醒的时候呢!

天色微明,在熊熊的火光照耀下,数以百计的战船从瓦涅河上出现,无数的船帆遮满了水面,映照着大火中的帝都城,帆影一片通红,犹如传说中复仇天使张开的双翅!

在魔族官兵震惊的视野里,战船的轮廓迅速地扩大,急速地贴近了瓦涅河的东岸,近得可以看到战船甲板上那一片明晃晃的盔甲亮光,舰队上方飘扬的马尾旗告晓着魔族溃兵们,此刻统帅大军扬威河上的,非是一般人,而是一位紫川家统领!

恰在这时,船队一艘接着一艘地悬起了旗帜,借助帝都城头血红的冲天火光,旗帜上金色的“帝”字闪闪发亮。在数十根火把簇拥下,帝林屹立船头,黑铠甲外罩白披风,雪白的披风在晨曦中迎风招展。在他身边,簇拥着衣甲鲜明的虎贲将士,兵多将广,铠甲的光亮刺痛了魔族兵的眼睛。

“帝林!帝林!”仿佛一阵阴风传遍魔族全军,在这盛夏六月的黎明,魔族溃兵感到了彻骨的寒冷,不由自主地打起哆嗦。

“帝林来了!帝林来了!”魔族溃兵齐齐惨叫,四散逃跑,逃命的魔族兵犹如江水泛滥,压满了整个平原,竟没有一个敢回头停留原地抵抗。

帝林迅速下令:“敌军斗志已丧,机不可失。无需等待后队来齐,全军登陆出击!”

在通红的火光照耀下,战船一艘接一艘地靠岸,披着轻甲的骑兵大声吆喝着从船上跃马上岸,铁甲的洪流倾泻岸上,雪亮的马刀映着晨光直扑而来。

黑甲白袍的帝林驻马河岸,火光映照下,他身材纤细,冰肌如雪,漂亮得让人不